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红与黑

Hong Yu Hei

[法] 司汤达/著 王丽萍/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哈尔滨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Rouge et Noir

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 王丽萍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王丽萍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753-028-2

I. 红… II. ①司…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923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范淑梅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著 王丽萍 译

主 编: 钟 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晓妮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7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028-2

定价: 13.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Hongyubei

红与黑

前言

司汤达(1783—1842),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本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布尔城。七岁丧母,从小受外祖父影响,很早便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年轻时曾加入拿破仑军队,先后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波旁王朝复辟后被扫地出门,在意大利旅居七年,开始从事写作,完成了《海顿、莫扎特、梅达斯特斯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等作品。1822年,匿名为英国报刊撰写巴黎的通讯报道,这些文章在他死后集成《英国通讯集》。1823—1825年,他发表了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最先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此后创作了一系列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红与白》、《巴马修道院》,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司汤达善于从政治角度分析现实,其作品深刻地描写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和神圣同盟统治下的欧洲的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叙述了

主人公于连·索莱尔的追求、奋斗和失败，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出身平民的青年于连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巨大野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并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红与黑》的创作冲动来源于一桩情杀案。1827年12月的《司法公报》刊登了贝尔德事件，讲述了神学院学生安东尼·贝尔德担任家庭教师时，同他的女主人秘密相爱，最后在妒忌和绝望的冲动下竟向她开了两枪。司汤达根据这一案件并参考其他有关的社会新闻，写成了这部反映法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层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著作。

《红与黑》的发表，确立了司汤达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小说原名《于连》，1830年5月，在校印期间改名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但对“红与黑”的含义，解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红”指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指卑鄙、可耻的复辟王朝统治时代；有人认为“红”象征于连炽热的心灵和他那像火一样旺盛的精力，“黑”象征复辟王朝的黑暗、伪善。“一百个读者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红”与“黑”到底象征什么，读者读完小说后自有自己的理解。

小说以其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刻的心理描写以及对现实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在艺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于连·索莱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给大多数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全书围绕着他的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刻画，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Shi Jie Jing Dian Ming Zhu Wen Ku

巴黎圣母院

简·爱

昆虫记

傲慢与偏见

鲁滨孙漂流记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羊脂球

复活

汤姆·索亚历险记

红与黑

飘(上、下)

高老头 / 欧也妮·葛朗台

福尔摩斯探案集

呼啸山庄

少年维特之烦恼

双城记

三个火枪手

苔丝

名人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神秘岛

八十天环游地球

格列佛游记

茶花女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基度山伯爵(上、下)

悲惨世界(上、下)

目录



Hongyuhai

红与黑

上卷

第1章	2
第2章	14
第3章	35
第4章	48
第5章	63
第6章	72
第7章	86
第8章	97
第9章	108
第10章	118
第11章	134
第12章	148
第13章	169

目录



Hongyuhai

红与黑

下卷

第1章	185
第2章	200
第3章	213
第4章	227
第5章	243
第6章	258
第7章	270
第8章	293
第9章	308
第10章	326
第11章	349
第12章	369
第13章	390

上卷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1章

弗朗什－孔泰最美丽的小城应算维里埃了。一幢幢白墙、红瓦、尖顶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的侧坡上。茁壮的栗树层层叠叠，勾勒出了小山蜿蜒曲折的轮廓。静静的杜河在数百步以外的城墙下流淌着。西班牙人建造的城墙，现在已是惨不忍睹。维里埃北面是高山，那是汝拉山脉的支脉。十月，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被雪覆盖，来自山顶的一股激流，穿过维里埃汇入杜河，流水使许多的木锯转动起来。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像乡民，多数家庭的生活于是有了几分安逸。可是，使小城富裕起来的并非锯木业，他们靠的是生产一种被称为米鲁兹花布的印花布。拿破仑下台后，维里埃差不多家家都把房屋的门面重新修过。一进城，行人就会被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弄得头昏脑涨。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凭一只由急促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发抖。

不清楚一个铁锤一天能生产几千枚铁钉。起落之间灵巧美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大铁锤下面，铁块立刻变成了钉子。看起来这样笨重的劳动，却让第一次进入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游人啧啧称奇。如果来到维里埃的旅人问起大街上震得头昏脑涨的行人，谁是那座漂亮的制钉厂的厂主，有人就会拉长着声音说：“那个呀，市长先生噢！”维里埃大街从杜河岸一直延伸到山顶。旅人只要稍一停留，大都会碰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行人只要看见他，都立刻脱帽致意。这位多枚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身着一套灰色的衣服，头发已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还称得上比较端正。冷眼一看，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小城市长的庄重和尚存于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魅力。

可是,巴黎来的旅人转眼间便会感到不高兴,因为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态中还夹带着一种不易言表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旅人最终会认识到,这个人的才干仅止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可如果是他欠了账,却要拖得不能再拖。这就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他庄重地走着,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了。

如果这位旅人再向前逛上一百步,会看到一座外观精美的房子,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由一道铁栅栏与之相连。远处是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线天际,错落有致,赏心悦目,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一饱眼福。这景色能使旅人忘却那斤斤计较的铜臭气。听人说,这房子刚刚竣工,主人是德·莱纳先生。这所方石砌成的漂亮住宅正是维里埃市长靠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

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家族古老,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在此居住。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就不愿再做工厂主了,他成为了维里埃的市长。

市长先生的美丽花园有好多层,一直延伸到杜河岸边,每层都有护墙,这也是对德·莱纳先生在铁器生意中的精明而给予的酬报。在法国,您很难看见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精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越是砌墙,在地基上堆起一层层的石头,就越受到邻人的尊敬。

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特别是里面的几块圈进来的地,是他花了很多的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让人称道了。

就拿那个锯木厂来说,它在杜河岸边的特殊位置,一进城就会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极大的字写着“索莱尔”这个姓氏,在这块土地上,六年前还是锯木厂,现在却正在修建花园第四层平台的护墙。市长先生虽然傲慢,却不得不劳心费力地央求老索莱尔那个冷酷且顽固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闪闪发光的金路易,才使他把工厂搬到别处。至于那条带动锯子转动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借助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了道。这也是在一八二几年选举之后获得的。



德·莱纳先生为了得到这块一顷的地，而把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顷地给了索莱尔。

虽然这块地的位置对他做木板生意十分有利，索老爹（自打他发了财，他就得到了这个称呼）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切和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

果然，这笔买卖遭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穿着市长礼服的德·莱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老索莱尔被三个儿子围着，正对着他笑呢。这一笑才使市长先生恍然大悟，他从那以后就老是想，他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做成这笔交易的。在维里埃，要建造很多的护墙，才能得到公众的尊敬，关键是不需要使用那些每年春天经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带来的意大利图纸，否则，这样一种革新将带给鲁莽的造墙者别出心裁的坏名声，永远摆脱不了。他在那些明智而沉稳的人眼中也就身败名裂了，因为在弗朗什—孔泰，这些精明的人在当地实施着最令人讨厌的专制；正因如此，那些曾生活在民主气氛中的巴黎人觉得，小城市里的日子实在无法忍受。

舆论的霸道，况且这是怎样一种舆论啊？不管在法国，还是在美国，同样有这样愚蠢的小城市。

一条公共散步道，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就在杜河水向上一百尺处。就德·莱纳先生的名声而言，这的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地理位置极佳，在此可以看到法国最秀美的景色。

不过，每当春季来临，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交错，坑洼遍地，难以涉足，让人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借机修了一堵二百多尺长、二十尺高的墙，要不是这样他的政绩是不够名垂青史的。为了这堵墙，德·莱纳先生不得不三去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自认为是维里埃的散步道的死对头。而今这堵墙已经建起，离地四尺高，好像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现在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有多少次，我靠着美丽的蓝灰色巨大石块，回想着昨夜的巴黎舞会，眼睛眺望着杜河谷地。远处，左岸是五六条曲折蜿蜒的山谷，谷底的小溪呈

现在眼前，一路奔泻跳跃，汇入杜河。

山里的太阳很毒，正午时分，游客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悬铃木婆娑的枝叶的阴凉，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多亏了市长先生。他命人把巨大的挡土墙后面填上新土，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很赞同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并不比圣日尔曼—昂—莱的平台逊色。沿途十五或二十块大理石板上可见散步道的正式名称——忠诚大道，德·莱纳先生因此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唯有一件事我要指责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野蛮做法。

这些树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像园子里最普通的蔬菜，不如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高雅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容违抗，所有隶属于市政府的那些树每年都要遭受两次残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宣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恶习之后，市政府的园丁就更加无情了。

这位教士很年轻，几年前从贝藏松被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曾在意大利打过仗的外科老军医，退伍后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居然敢当面埋怨剪树这种行为是对美丽施行的周期性残害。

“我很喜欢阴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语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思，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合适。“我喜欢阴凉，为了有更多的阴凉，我才让人修剪我的树，一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核桃树那样带来效益，我不知道为什么种植它。”在维里埃，“带来效益”是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是这个词就足以代表四分之三居民的思想。在这座您认为美丽的小城里，带来收益，才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

刚到此地还沉醉于周围山谷的清涼幽深的外乡人，首先会意识到居民们对美的敏锐。他们也的确没少说起本地的美丽风光，人们也



不能不承认他们很看重这一点,因为美丽的景色吸引了外地人,而游客的钱富了旅店老板,城市也通过税收得到了效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莱纳先生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态很严肃,德·莱纳夫人边听边不安地看着她的三个孩子。

最大的孩子大约十一岁,总是靠近挡墙,像是要爬上去。于是德·莱纳夫人温柔地呼唤着“阿道夫”,那孩子便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莱纳夫人看起来有三十岁,依然很美。“他会后悔的,这位漂亮的先生,”德·莱纳先生愤愤地说,脸色较平时更为苍白,“我也有宫里的朋友……”

虽然我很想用两百页的篇幅跟您说说外省,但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那种冗长的、巧妙的转弯抹角。令维里埃市长如此讨厌的那位漂亮的巴黎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但想方设法进入维里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去了由市长和当地主要的人物掌管的医院。

“可是,”德·莱纳夫人不无害怕地说,“既然您管理穷人的福利清白廉洁,来自于巴黎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怎样呢?”

“他们是来找茬儿的,然后好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

“可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呀,我的朋友。”

“但是别人和我们总在做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呀,这都会干扰到我们,想做好事而又不能做。哼,我呀,我是永远不会原谅这位本堂神甫的。”

山里清净的空气,给了维里埃本堂神甫这个已八十岁的老人一副铁一样的身体和性格。要知道,他有权随时拜访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

阿佩尔先生是巴黎方面推荐给本堂神甫的,他头脑聪明,故意在清晨六点钟来到这个喜欢打听的小城。他一到就直接来到神甫府邸。谢朗神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沉思了许久。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他是本省最大的地主。

神甫暗自沉吟：“我已上了年纪，并且在此地深得人心，他们不敢！”他立刻转过身面向巴黎来的先生。

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两眼仍炯炯有神，表明他愿意做一桩多少有些冒险的高尚行动。

“随我来，先生。请不要在看守面前尤其是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看法，不管我们看到了什么。”

阿佩尔先生知道他遇上了一个好心人。他跟随这位受人尊敬的本堂神甫参观了监狱、医院和收容所，问了很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奇百怪，他却管住自己没有流露出任何责备的意思，参观了好几个小时。阿佩尔先生应邀与神甫共进午餐，但他不想再连累这位好心的朋友，就推说要写几封信。

三点钟左右，两位先生视察完乞丐收容所又回到监狱。在门口遇见了看守，那是一个庞然大物，六尺高，罗圈腿，一张极丑的脸因害怕而变得极为可憎。“啊！先生，”他一见神甫，就立刻对他说，“这位先生可是阿佩尔先生？”

“是又怎样？”神甫说。

“昨天我得到最新命令，不准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命令是省长命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整夜送来的呢。”

“您听着，诺瓦鲁先生，”神甫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游客，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不承认，我有权在任何时间进入监狱，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并且愿意让谁陪同就让谁陪同？”

“是的，神甫先生。”看守小声说，耷拉下脑袋，真像一条害怕挨打而勉强听话的狗，“只是，神甫先生，我有妻儿，如果被人告发，他们会开除我的，我全靠这份工作养活家人啊！”

“我的职位没了我也很不高兴。”善良的神甫说，声音愈来愈激动。

“那可不同啊！”看守急了，“您哪，神甫先生，谁不知道您有八百法郎的年薪，一份极好的产业……”

这就是事情的来由，可两天来满城风雨，众口不一，还有人添枝



加叶，在维里埃这座小城里传播着各种议论。

目前德·莱纳先生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小小争端，正是因为此事。清晨，他带着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去本堂神甫家，向他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什么保护人，感觉到他们话的分量。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八十岁了，我将成为附近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甫。我待在这儿已经五十六年了，全城人都是我洗礼的，我刚来时这座城市还是个小镇呢。我每天都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以前他们的祖父的婚礼我也主持过。维里埃是我的家，可是我看见这个陌生人时心里想：‘这个人来自于上边，也许真是个自由党人，那些人可是太多了。可是他不会危害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吧。’”

德·莱纳先生的责怪，特别是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的指责，越来越激烈了。

“算了，先生们，撤了我吧！”老神甫激动地叫了起来，声音颤抖，“但是我仍要住在此地。人人都知道我四十八年前继承了一片土地，每年收入八百法郎。靠这些收入我足够度日。我在任期内可是没有什么积蓄，先生们，也许正是如此，当有人要撤我的职时，我才不那么害怕。”

德·莱纳先生与妻子一直相敬如宾，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反复提出的问题：“巴黎来的这位先生能危害到囚犯吗？”他都要发脾气了，恰在此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声。

原来她的二儿子正在高出墙外葡萄园二十尺的挡土墙上跑动，德·莱纳夫人怕惊得孩子掉下去，不敢出声。那孩子正为自己的壮举骄傲呢，最后终于看到了妈妈，见她面无血色，就跳下来，朝她跑过来，他被狠狠教训了一通。

谈话被这个小小的事件打断了。

“我必须让那个锯木工的儿子为我服务。”德·莱纳先生说，“由他看管孩子，他们越来越不乖顺，我们管不住了。他是个教士，即使不是也差不了多少，还精通拉丁文，他会使孩子们进步的，因为神甫认为他是个个性坚强的人。我付他三百法郎，包他伙食。我过去一直有些

怀疑他的品行，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荣誉团骑士的宠儿，医生就住在他们家里。事实上他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奸细，他说我们这里的空气有益于他的风湿病，可这并没有得到证明。

“他曾多次参加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战役，据说还签名反对过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传授拉丁文给小索莱尔，还把带来的大量书籍留给他。所以我原本绝对不会同意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块儿的，可就在这让我们剧烈争吵的事发生的前一天，神甫告诉我索莱尔刻苦攻读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个拉丁文学者。还有一个理由使我这样安排，”德·莱纳先生继续说，一边用一种外交家的神色看着妻子，“瓦勒诺刚刚为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了两匹诺曼底马，正得意扬扬，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会抢走我们这一个的呀。”

“这么说你赞同这个计划喽？”德·莱纳先生说，朝她微微一笑，算是对她刚才那个好主意的感谢了，“太太，就这样决定了。”

“啊，天哪！亲爱的朋友，这么快就下决心啦！”

“这是由我坚强的性格决定的，本堂神甫已经领教过了。我们没必要再隐瞒什么，在此地自由党人包围着我们。我毫不怀疑所有那些布商都妒嫉我；其中两三个正在挣大钱，那好吧，我实际很乐意让这些人看看德·莱纳先生的孩子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下散步。让他们肃然起敬。我的祖父经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有一个家庭教师。这大约要花掉我一百个埃居，不过这笔开支是保持我们身份所必需的。”

德·莱纳夫人沉默不语，她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这女人身材非常好，曾经是当地出名的美人儿，山里人都这么认为。她姿态纯朴，举手投足间依然洋溢着青春活力。巴黎人认为，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甚至会让人产生温柔的快感，让人浮想联翩。德·莱纳夫人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肯定会羞愧难当。她从未想过卖弄风情、忸怩作态之类的事。据说富裕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以前追求过她，但没有成功，这曾经让她的品德大受赞美，因为这位瓦